



千里走黄河 两岸新景多

——我和母亲河的故事

扫图片看AR新闻

打开大众日报客户端，点击右上角“搜索”——“AR”，扫描圆图带您一览黄河流域山东故事

“泥”手艺闯出新天地



本报记者 卢星 李广寅
秋到黄河口，在东营市垦利区胜坨镇佛头寺村的黑陶研究所里，寒村、山楂树下挂满了微微泛红的果实。早已耳熟能详，这个带有浓郁黄河文化气息的研究所也是硕果累累。

然而，佛头黑陶在经历数十年辉煌后，又遇到瓶颈期。“原本只注重高品质、高价位艺术品的研发创作，忽视了最大的消费群体。”礼品市场遇冷后，李建兴逐渐意识到，陶艺的生命在于使用和传承。这样我们佛头黑陶才有出路。这些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我发展制陶旅游，开发体验式旅游。我还看好多肉植物益处的陶器。制作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器物，比如陶陶茶杯、烟缸、笔筒等。”李建兴说。

眼下，李建兴研发出新品种——黄河泥壶、陶盘，正在热卖。“南方用紫砂泥做壶，我们有黄胶泥，怎么就不能做壶呢？从2015年开始试制，黄胶泥的密度和紫砂不一样，它非常细，超过1000℃容易变形，烧坏了好几件才成功。”说罢，李建兴拿起一把泥壶，用壶盖敲击壶身，发出清脆的声音。

“现在民间工艺普遍面临一个问题，后继乏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在研究所里开设了研学游，目前有800多个中小学生在来近距离接触陶艺。其中有不少感兴趣的孩子带回来学习。我的孩子也从东营的一家企业辞职回来，跟我学习这门手艺。我给孙子、孙女起名‘陶陶’‘艺艺’，他们平时来这里，跟我小时候一样‘玩泥巴’，希望他们也能把这门手艺传下去。”李建兴说。

图：李建兴（左）向记者介绍黑陶知识。

黄河水清龙虾肥美



本报记者 李振 刘磊 本报通讯员 王克军
初秋的阳光洒进荷塘，为荷花镶上一道金边，荷叶下不时冒出串串气泡，是水下游弋的小龙虾。

眼下，小龙虾仅剩“尾巴”，产量也只有高峰时期的十分之一，但在距离黄河不足2公里的淄博市高青县芦湖街道，虾农谢连波的虾池边仍是一派热闹景象：捕捞、称重、装箱……“一盒一盒小龙虾装车发往北京、天津、济南后，谢连波又忙着为高青小龙虾美食文化旅游节备货。别着只有巴掌大小，小龙虾可是生钱的金疙瘩。谢连波说，他自有的70亩虾池，正常情况下一年产虾170吨。他把90%的货发往京津地区，一只虾能卖到10-15元，小龙虾能自繁自育，设备技术也比较简单，养得好不好，关键看生态。谢连波的

“上天入地”过河记

本报记者 王健

9月4日中午12点，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智慧物流产业园中通快递济南转运中心，37岁的任延军驾驶货车准时出发。车上的快速都要送天桥一部网友。“济北黄河路桥改的时候，主要走浮桥，现在济南高速南延通车，我们的时效更有保证了！”从崔寨南高速口上高速，一路通畅，仅50分钟就到达了黄河南岸天桥赵家庄网点。

时效是快递业的命门，也是任延军的主要考核指标。从天桥一部网点到济南转运中心走济北浮桥单程37公里，考核时间是75分钟，每天18:47，任延军的车从网点发车，20:00必须准时到转运中心。

以前，最方便的就是走济北浮桥，路程短，时间有保证；汛期浮桥拆除，他也走过建邦黄河大桥，50多公里，还经常堵车，最长的一次他超时40多分钟；绕道黄河一望无际的方湖滩涂。

2017年年底，张圣军的网箱被取缔后，经村支书介绍，就来到码头开船。采访中，张圣军黝黑的脸庞上满是微笑，让他高兴的事还有去年底搬迁新居。

“我是第一个主动配合政府拆除餐船的，现在，最大的感觉是东平湖环境更好了，虽受



济乐高速南延项目过黄河大桥

百里东平湖景好

水质要达标很难。”东平湖是山东省第二大淡水湖，是黄河流域重要的蓄洪区和南北水调东线工程重要枢纽。为此，山东实施“生态立县”战略，深入推进东平湖综合整治。“清网净湖”行动彻底清除了12.56万亩的网箱网围，再现了东平湖一望无际的万亩碧波。

2017年年底，张圣军的网箱被取缔后，经村支书介绍，就来到码头开船。采访中，张圣军黝黑的脸庞上满是微笑，让他高兴的事还有去年底搬迁新居。

“我是第一个主动配合政府拆除餐船的，现在，最大的感觉是东平湖环境更好了，虽受



东平湖景色

搬出“水窝子” 村民变市民

本报记者 齐静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郝国栋

每天早上7点半，梁山县赵堆乡翠屏山社区居民岳彩凤准时从家出门。步行十分钟，她来到工厂——青岛阳发华宏针织有限公司。登记考勤、换工作服，在工位坐好，岳彩凤熟练地缝制起分给自己的半成品衣片。而在两年前，岳彩凤每天最重要的事还是照顾好自家滩区里的六亩地。“那会儿儿住在堤北，俺对象在外打工，俺就在家种地。”岳彩凤说。

梁山县是济宁市唯一的沿黄县，在当地人眼中，滩区与非滩区是隔一座大堤来划分。由于黄河从县城北侧入境，流经黑虎庙村、赵堆

大柳树下听涛声，九曲黄河入梦来

本报记者 陈晓妮 李剑桥 本报通讯员 李荣新 董高峰
每天一早，滨州市滨城区市西街道小街村85岁的李继军都要骑着三轮车到黄河边看他的老伙计。“20多年前，黄河发大水，村台被冲毁了，这棵柳树留在了原地，当年只有手腕粗，现在比小孩子的腰都粗了。”老树的身旁，千余株新树苗茁壮成长，昔日坍塌的村墙屋舍没有了踪迹，黄河回弯处，黄河之星生态园已经落成。“黄河虽然在滨州穿城而过，但过去只有熟悉滩区小路的人，才能踩着泥，扒开草丛，走到黄河边看。公园建起来

了，市民就有了走近黄河、欣赏黄河的机会和可能，黄河文化才能真正走进每个人的生活中。”滨城区黄河生态环保工程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郭晓民介绍。

黄河之星生态园之外，“串珠成链，处处皆景”的沿黄风景线正在铺展。当地修建骑行路、车行路40余公里，形成沿黄道路闭环。沿着骑行道一路东行，第一处生态园十里葡萄塘也成为市民们休闲放松的场所。“去年以来我们探索了拓展训



滨州黄河之星生态园景色

黄河沉沙地，育出致富宝

本报记者 刘兵 张海峰

47岁的老冯，今年的生日是在池塘旁与螃蟹一起度过的。9月5日，时近中午，齐河县马集镇黄河湾养殖基地负责人冯宪忠，正张罗着员工捆绑刚捕上来的二十几只大闸蟹。“这蟹不是给我过生日的，而是发给济南客户的样本，为中秋节市场预热。”皮肤黝黑的老冯开玩笑地说。现在的螃蟹刚脱壳最后一次壳，蟹黄还不丰满，再过半个月才能端上消费者的餐桌。届时，这方圆一千亩左右的池塘，预计将有30万斤的螃蟹丰收。

从2018年落地黄河湾养殖基地，不到3年时间，冯宪忠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愣是把曾经荒凉的黄河滩，打造成了“丰产园”。

“这里紧邻黄河，方圆几公里都没有工业企业，黄河水经过自然流淌沉淀，变成清澈见底的水，发展养殖产业得天独厚。再加上临近省城的地理位置，当地优越的招商政策，这些都成为我们落地于此的原因。”冯宪忠带着山东易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骨干力量和资金扎根黄河湾，开始了掘土养殖之路。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这个养殖基地就在黄河旁，在养殖过程中，我们也更加注意生态保护，真正做到无公害养殖。”冯宪忠说，他们积极与济南市淡水养殖科学研究所合作，基于优质的养殖理念、优质的水源、先进的养殖模式、精细化的管理，黄河湾生产出来的大闸蟹肉质细腻、味道鲜美，并通过了绿色食品标志认证。老冯自豪地将这些“宝贝”命名为“甜黄黄河湾大闸蟹”。

“黄河湾有前途，我打算继续扩大规模。”冯宪忠站在池塘边，指着不远处的一片水域说，企业已经与当地政府达成初步意向，打算明年把剩下的水域一起承包过来。根据当地确定的“保护好原生态，突出渔业生产”原则，企业将寻求合作伙伴进行绿色开发，将黄河湾打造成为集体休闲养生、科普教育、水上乐园和渔业养殖等功能的美丽湿地公园。

图：冯宪忠介绍自己养殖大闸蟹的情况。

一位“农把式”，管理千亩田

本报记者 于新悦 高田 本报通讯员 魏新茹

9月2日，艳阳高照。东阿县牛角店镇东南方向，大块的田地接连成片，59岁的二村村主任王洪江开着农用电动三轮车来回查看玉米的长势。

现在，种地几十年的王洪江是受聘于鲁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农场主，他管理了将近1000亩的高标准农田，这一季全部种的是糯玉米。

王洪江是当地有名的“农把式”，有丰富的种植经验。成为农场主，是近两年的事儿。

2018年，鲁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来到东阿县寻找“高标准农田+现代化高效种植”项目落地的地方，看中了牛角镇几个村的土地，成为方连片、规模化种植。牛角镇地处黄河，泰山余脉滋养的地下水经过地下河取用在此，是“聊城市饮用水一级保护区”所在地。为保护水源，一直以种植粮食为主。于是，由牛角镇镇政府牵头，付二、付三、付四、付五村率先进行土地流转。

高标准、规模化的农田“高”在哪里？王洪江对大型指针式喷灌机竖起了大拇指。“高”在现代化高效节水。阳光照射下，喷灌机长达数百米的

“手臂”闪着银光，在塔车的带动下缓缓移动，“手臂”上分布的喷头将引自地下的水喷到空中，散成小水滴或形成弥雾降落到植物和地面上。

“指针式喷灌机以机井的位置为圆心，缓慢地在玉米地里‘画个半圆’，改变了以往大水漫灌的传统灌溉方式。”东阿鲁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项目总经理秦海波说。用这样一台机器，48小时能浇500亩地，平均每亩地费用3.5元，而大水漫灌的传统灌溉方式人工成本和电费每亩需要40多元。

“高标准农田建起来以后，我心里也没底，靠喷灌能把庄稼种好？”不只是王洪江，几乎所有村民都对这个“大家伙”存疑。但等到第一季作物收获，看到产量与漫灌并无差距时，王洪江彻底服了。

美丽的乡村风景如画，丰收的田野稻谷飘香……黄河作为我省主要的的水资源，历经六十多年来的引黄历史变迁，引黄供水量达到了全省总供水量的30%以上，成为支撑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优黄而兴，更要珍惜黄河水、节约黄河水，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型向节约集约转变，建设黄河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新高地。

图：记者在牛角店镇田间地头采访。

滩区变绿了，日子红火了

本报记者 刘一颖 王兆峰 本报通讯员 丁秋松 房正

黄河入鲁，第一站在菏泽。由于水患、自然条件等原因，黄河滩区乃至黄河流域多以传统种植业为主，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农村劳动力流失，这里的脱贫之路、高质量发展之路该如何走？日前，记者来到鄄城县旧城镇葵棚堆村采访。

8月27日下午2点，葵棚堆村村东头，一片绿色扑入眼帘。仔细瞧，不难发现那些藏在叶间、躲在淡黄色纸袋中的果实。“今年果树进入盛果期，加上我们种树也找到了门道，亩产达到3000斤。我们主要是近种，疫情影响不大，今年的收入比去年还要好。”说这话的，是这片果林的守护人耿振强。他今年59岁，皮肤黝黑，本村人。

老耿告诉记者，此前他一直在外打零工，每月能挣1200元，“年纪一大，活儿不好找。”那时候，葵棚堆村是“远近闻名”无经营性收入、无集体资产、无集体土地的“三无村”。村支书卢景生回忆说，当时村里没有一条像样的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连收购粮食的人都不愿意进村”，但能干点活的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

卢景生与“村两委”班子成员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后，决定以高效果林业为发展路径，打造以城市近郊生态休闲旅游为主的田园式生态乡村。通过土地流转，六名在外搞经营、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村民回乡发展果业。老耿一听说村里种起果林，需要人手，就赶紧回村，成了一名果农。

幸运的是，村子引来以中国工程院院士阮怀瑞为主要技术力量的山东省院士工作站。“专家们来果园指导我们种树，如何施肥、打药、剪枝、套袋。”谈起如何种果树，老耿讲得头头是道，俨然

一副农技“土专家”模样。老耿的勤奋好学被果林主人耿玉民看在眼里，把他选为果林的守护人，负责果林养护和果实采摘大小事宜。“老耿工资是每天80元，加上年底奖金，一年能挣将近4万元。”耿玉民说。

葵棚堆村是骑墙村，三分之一村土地在黄河大堤内，剩余土地毗邻大堤。村内现有6座果园，占地近千亩，已成为黄河滩区一片亮丽“绿洲”。与此同时，在省委“第一书记”支持下，全村齐心协力修通“两横三纵”主要道路9.5公里，改善村居环境，修起文化广场，建起村广场，新建幼儿园和养老幸福院各一座。2017年，村子被评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点和“山东省森林村居”。

“不用出村，就能打工挣钱；村里环境也好。有黄河守护着咱们，日子肯定越来越好。”老耿说。

图：记者（左）采访果农耿振强。

由于屡发水患，黄河滩区群众家家户户垫高台，且无法发展工业项目，规模化养殖项目，滩区群众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而滩区迁建成为改善滩区群众生产生活状况的重要方式。如何让群众搬得出、稳得住、可发展、能致富？近日，记者来到梁山县赵堆乡，这里的探索或能带来启发。